

于右任新傳

(本文插圖刊第107、108頁)

●林光灝

專心一志從事革命

于右任原籍陝西三原。三原是中華文化的發祥地之一，唐代大軍事家李靖出生於此。右老從幼年的見聞和他所熟讀的古籍中，了然民族大義，年屆弱冠，即認定非推翻滿清，不足以復興中國。他早歲的作品「半哭半笑樓詩草」，除了譏評時政之外還有「革命方能不自囚」的名句，致遭清吏之忌，奏請拘捕。清廷對右老的密令逮捕，促成他更專心一志來從事革命。

民前七年，右老在東京參加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同盟會，此後西北志士由他介紹加盟的會員頗多，奠定國民黨在陝西的革命基礎。

辛亥起義時，右老在上海主持民立報，與宋教仁、葉楚滄、張季鸞等，鼓吹革命，為同盟會宣傳總機關。陝西民黨同志井勿幕、康寶忠、徐朗西等與他密取聯絡，策動會黨，組織陝西革命黨，以「密露死決，接交寧缺，分途並進，破壞建設。」為四言密約。在農曆九月初一日（十月廿二日）起義。革命軍入城，攻焚巡撫署，佔領東門軍械庫及重要官衙，旗軍退守滿城，頑抗兩

日夜後，終於力盡退。衆推張鳳生為全陝漢軍大統領，陝西幸告光復。

民國三年，豫匪白狼侵襲陝西，全境騷然，袁世凱以剿匪為名任陸建章為陝省都督，從此陝西被北洋軍閥所囊括，人民枉遭壓迫暗無天日。民國四年，袁世凱帝制自為，全國各地討袁運動風起雲湧，陝西革命同志，秉承右老指示，密謀起義。黨人胡景翼（笠僧）、劉守中（允臣）等首先發難，陸建章逃遁關外。北洋軍閥欲以陝西為根據地，命旅長陳樹藩自同州進兵省垣，綜理陝政，與北京呼應，壓迫黨人，解散民軍，橫徵暴斂，倒行逆施。於是民黨革命運動，再度掀起高潮。

文武兼資的政治家

民國七年六月胡景翼在三原成立陝西靖國軍自任總司令。各地將領同時起義的，尚有曹世英、郭堅、高駿、盧占魁、樊鍾秀等，為了統一指揮，大家請右老回陝任總司令，主持西北革命大計，俾與南方護法之師相呼應。靖國軍時代的環境，有如驚濤駭浪，其艱難困苦自更不在話下，

但右老終能以大無畏精神，一一加以克服。當時靖國軍所轄地區，僅有十縣，士卒不過二萬，餉缺械劣。以區區一隅，抗秦、晉、豫、隴、青、冀六省敵兵，先後苦鬥五年，其堅強意志，可見一般。總部除主持軍政外，另設教育處，倡導文化，創辦學校，介紹革命理論，溝通時代思想，右老為一文武兼資之政治家於此更表現無遺了。

民國十五年，北方軍閥割據，國民革命軍與奉軍鏖戰河南失敗，長安交通四面斷絕，日夜遭受猛攻，守軍彈盡糧絕無援，死傷枕藉，慘絕人寰！右老受命指揮西北革命工作，立志解圍，乃繞道俄蒙至陝西，招集舊部與革命軍會合，先解長安八月之圍，設總司令部於三原。響應蔣中正總司令北伐之師，東出潼關至鄭州，與北伐軍會師，直搗河北，完成統一大業。這種冒險犯難，不辭勞瘁萬里跋涉的精神，寫下國民革命史上光輝燦爛的一頁。

一再辦報聲討國賊

民國五十一年右老八十四歲生日，政府為了表揚他早年威武不屈的辦報精神，郵局發行了一

枚以右老玉照為圖案的元老記者郵票。

右老在神州日報創刊前三年，即民國前八年因發表「半哭半笑樓」詩稿，諷刺時政，為滿清官方通緝，亡命上海。一天，他看到一家保皇黨報紙的社論，誣陷革命黨為叛逆，心中十分生氣，遂撰文駁斥，誰知文章沒登出來。又遭遇着蘇報及警鐘報相繼被封閉，右老一氣之下，乃決心自力辦報。神州日報於民國前五年四月二日創刊，右老自任社長，聘請楊篤生、王无生等人執筆，對時弊之痛陳，對民族精神的鼓舞，在在都受到讀者歡迎。神州日報除了鼓吹革命之外，並致力於新聞界的革新。可惜出版未到一年，因鄰居廣智書局失火而被波及，報社內部為再籌款而發生人事問題，右老隨即退出，另行籌辦民呼報。民呼報於民國前三年在上海英租界內出版，首倡「大聲疾呼，為民請命」的旗幟，言論較神州日報更為激烈。由於民呼報對貪官污吏的攻擊不遺餘力，銷路更非上海其他各報所能望其項背，這樣不獨惹起官方的痛恨，甚至也受到同業的嫉視，因而陷於遭受圍攻的情勢。終因抨擊陝西大吏升允，被其誣陷獄中。那年，陝西大旱，右老與同鄉發起組織賑災委員會，一月餘即募得十四萬銀元，該款解繳後，升允竟藉詞其中有舞弊，右老遂被捕入獄。在獄三十七天之後，真相大白，得慶獲釋，但民呼報却因而停刊。

右老辦報的決心與革命的志氣，並未因受此打擊而灰心，相反的他再接再厲的繼續奮鬥。於是，民呼報的化身民吁報，在右老出獄二十天之後，又在原址與讀者見面。右老說：他之所以改

呼為吁，是暗示人民的眼睛被挖掉了。此時，右老因賑款事，被逐出英租界，不便再出面，遂請朱葆康為發行人，而以范光啓為社長。

民吁報由對官吏的抨擊，而轉為對日本暴行的揭發。右老當時看到日本在併吞朝鮮之後，有積極侵略中國的野心，遂在報端聲援朝鮮的革命黨人，並揭穿日本的詭計。因而民吁報惹的亂子比民呼報更大，在日本人的淫威下，民吁報出版了五十幾天，又被查封了。民吁報被封後的判詞中言明，所有機器不准再作印刷報紙之用，所以想用轉盤的辦法辦一家新報已不可能。

右老得到上海金融界人士沈漫雲的協助，於民國前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民立報又以嶄新的姿態問世。其持論可分為兩個階段：(一)着重揭發清廷政治之黑暗，及資政院議員之無能；(二)全力鼓吹革命，報社成為黨人的聯絡中心。黃花岡之役，譚人鳳、宋教仁、呂志伊、宋玉琳、陳其美等志士，往來於上海、香港、漢口各地，均假民立報為東道主，或以記者名義為掩護從事革命工作。民國前一年，孫中山先生曾親訪民立報，並以旌義狀頒贈報社同仁。

辛亥武昌首義，革命成功，民國建立，右老一度出任臨時政府交通次長，未幾，孫中山解卸臨時大總統職，他又重返上海，繼續主持民立報。直到民國二年各地討袁軍先後失敗，民立報被迫停刊，右老東走日本，從此就結束他七年的記者生涯。

為監察權確立規範

民國二十年二月，監察院正式成立，右老時年五十三歲，任監察院長，到他逝世為止，為時三十三年之久。在三十餘年的歲月中，右老對監察制度的建立，對監察權的推展，殫精竭慮，貢獻良多。其實，右老擔任監察機關首長的日期，應該追溯到民國十七年。因為當時監察院尚未設立，只有一個行使監察權中審計權的審計院。右老以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兼任審計院院長，籌備開辦，煞費苦心。後來審計制度之所以有良好的規模，即賴右老此時奠立的基礎。二十年監察院創立時，國家尚在訓政時期，監察委員乃由院提請國府主席任命，對於委員人選之物色，原無任何規定可資遵循，故頗費斟酌。右老當時訂下幾個原則：一、儘量網羅學識與品德俱優的人才。二、要顧到省區的分配，用人的標準既以才學為重，故所選拔的監察委員中，多與院長素昧平生。且以注重省區的分配，更顯老成謀國，至公無私的精神，由此而化除畛域促成團結。

當時，監察院職權的行使，既乏成規先例可循，事事需要從新做起。所有以前積壓人民訴訟數百件，右老督促各監察積極清理，每發現困難問題，右老即約集同仁商討解決辦法，每一問題獲得解決，即為監察工作創一可以實行的例規。積許多實際經驗及隨時修正改進，便成一套可以施行的法令規則。譬如，糾彈案件由委員按序輪流審查，調查人員對所調查的案件不得對外宣洩，查詢案內關係人時應製作筆錄等等，其原則要點都是由右老徵詢全體委員的意見而核定的。如今，沿行既久，不以為奇，但當時所費的工夫與

思慮，則是頗費周章的。

右老主張監察權須內外兼顧，中央與地方並重，自民國二十四年四月起，在全國設立十二個監察區，各設監察使經常在轄區巡迴監察，注意各機關的設施及人民的疾苦，隨時將工作情形報院，如此一面可使中央對於各地官民情形充份明瞭，一面使事前監察及自動監察增加效力。

抗戰時期，工作尤為緊張，右老一面積極推動監察工作，一面則以監察委員僅有彈劾權，力量有限，於二十六年冬中樞播遷武漢時，他和部分委員研討增進監察效用的方法，以適應非常時期的需要，臨時增加了監察委員的糾舉權與建議權，藉收辦理簡捷及事前監察之效。如戰時戰區或後方公務員違紀事件應及時糾正，不容稍事稽延，若提出彈劾，須經重重繁重的手續，難免貽誤時機。增加使用糾舉權，責成其主管長官或上級長官逕行決定處分，辦法簡捷，短時間內即可獲得結果。建議權實際運用時，範圍廣泛，對於各機關一切措施，應與應革，均得提出積極建議。終抗戰時期，這兩種職權之運用，都獲得了輝煌的成果。

民國三十五年國民大會制憲時，即參照抗戰時期的成績，對此種臨時職權仍列入監察權之內。雖然建議權，演變為糾舉權，由監察院各委員會分別行使。性質稍有不同，但是此兩職權的增加，應是右老對監察權的最大貢獻。

行憲之後監察委員改為民選，人員較前充實，規章也較以前週密，但右老的辛勞並未稍減。國家處於動亂之中，處處要以國家利益為主，而

又要使監察權不稍受損害，實在是一件煞費苦心的事。于右老做院長，不偏不倚，凡事處於超然的立場，不參入任何個人的私見，不運用任何個人影響力，只要是導國家於正途，且情理兼顧的糾彈案，無不贊成。這就是右老的偉大處。

最後一字最後墨寶

右老的功業道德，為舉世共知共仰。在中國文化方面最大的成就，當推書法與詩詞歌曲。其書法的基礎，為晉帖與魏碑，右老勤於習練，數十年如一日，自謂「寫字為最快樂的工作，最好的運動。」終乃融合百家的草字，另創標準草書，以節省簿書的時間，為新中國「利著作而新國運」，先後修正凡五次之多，其精益求精的精神，足為後輩的模範。

右老寫字講求自然，不擇筆也不擇紙，提筆就寫，他愛好自由，從不立一些規矩來約束自己，後來，因為行動不便常常坐着寫大字，使一些站着寫大字的書家都敬佩不已。右老平素不願別人代筆，無論是誰，向他求墨寶，他都親筆書寫。抗戰期間，有位副官為他代筆，被他罵了一頓，來臺以後，也有一位秘書，怕他應酬太忙，替他代筆，被他知道了，立予制止。右老說：「誰寫的字就要用自己的名字，不能欺騙別人。」有一次，右老路過某處，發現一家公司，冒充他的字題招牌，他親筆為這家公司，題了一幅字，送與這家公司，要這家公司把招牌上的字改過來，這家公司得到了右老的親筆字，皆大歡喜。

右老留給世間的最後一個字，是民國五十三

年九月間在榮民總醫院病榻上，監察院對黃亮、王昌華兩位大法官行使同意權的一件公文上，批了一個「行」字。至於最後的墨寶，是同年八月二日那天寫的，那時，他抱病為海軍官兵寫的「心如日月氣如虹，海上振英雄」、「民國五十三年海軍九二臺海勝利紀念碑于右任書」，這幅題字現刻在南部海軍基地的紀念碑上。

詩詞揚溢民族正氣

右老生平作詩，除散佚者外，收集在「右任詩存」中的有二百餘首。他的詩，元氣磅礴，慷慨豪爽彷彿陸放翁，每一首每一字，都洋溢着濃厚的革命思想和豐富的民族意識，被詩壇推崇為「革命詩人」，「愛國詩人」，「桂冠詩人」。右老的詩可以分為五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其特色與風格。民國以前的作品，沉痛悲壯，作至大至剛的呼嘯，好像有一種開關混沌創作萬物的真實力量，而非表面詞藻所可限量的。茲舉兩首如下：

署中狗：

「暑中養爾當何用？分啖吾民脂與膏；
愧死書生無勇甚，空言俠骨愛虛騷。」

和朱佛光先生步施川狂客原韻：

「願力推開老亞洲，尊中歌舞未曾休；
人權公對文明敵，世事私懷破壞憂。
偶爾題詩思問世，時聞落葉可驚秋；
太平思想何由見，革命纔能不自囚。」

從民國元年十五年，可說是第二階段，此

時國家陷於軍閥割據，南北分立，整個民族都在震撼動盪，右老篤行革命，効忠國父孫中山，身經討袁護法諸役，又在西北主持靖國軍，足跡廣及塞外。壯志如虹，丹心貫日月。這時期的詩作如：

家祭後出城有懷勿幕：

「雲暗關門問道回，戎衣墨綰髮雙推；
何堪野祭還家祭，不獨人哀亦自哀！
桴鼓經年空涕淚，河山四戰一徘徊；
東征大業憑誰共？喚得英靈去復來。」

露宿外蒙兵營二首：

「星斗低昂落枕邊，多情明月映胸前；
幕天席地吾滋愧，一夜沙場自在眠。」
「天似穹廬容我住，地無租賃任人眠；
乾坤真作卑田院，腳動星辰亦偶然。」

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一切氣象代表着新希望，這是第三階段，右老先後任交通部長，審計院院長及監察院院長，分擔建國的責任。其詩作尤多感喟！

聞廬山與夫歎息聲：

「上山不易下山難，勞苦與夫莫怨天；
為問人間最廉者，一身汗值幾文錢？」

粵秀山前看木棉：

「粵秀山前花亂飛，歲寒南下念將歸；
參天無數英雄樹，萬井啼寒未有衣。」

第四階段，是從民國二十六年全面對日抗戰，到三十八年政府遷臺。右老痛恨日本軍閥侵略，

，中華民族遭受欺凌，洗恥雪恨，熱誠澎湃，如：

中秋薄暮黃陂道中見傷兵：

「傷兵嘆息復難息，日之夕矣月復出。
轉語人間愛賞月，不知敵機乘月傷吾骨。
明月關，吾骨酸；明月殘，吾骨寒。民族生命爭一線，吾身幸參神聖戰，軍前歌舞作中秋，獨惜更番不得見。今宵明月圓又圓，定是吾軍破胡天。破胡天，破胡天，吾軀甘願為國捐。」

中國大陸淪陷，感慨不勝，右老於民國三十八年所作有：

謁黃花岡二首：

「黃花岡上有啼痕，白首于郎拜墓門；
三十餘年真一夢，憑欄不忍望中原。」

「至此方知稼穡艱，每思開國一慚顏；
人豪寂寂餘荒塚，喚得英靈往復還。」
第五階段，是右老續任監察院長，鼓吹中興，雖年事已高，但豪情不減當年。四十二年所作：

癸己重九士林登高：

「重陽今又到，懷舊復登臨；
風雨一杯酒，江山萬里心。」
五十一年八十四歲生日所作不寐云：
「不寐盼天明，天明雨放晴；
江山須自造，指日見昇平。」

最能道出右老心懷的，是在他死後才公布的

無題詩歌。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

「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有國殤。」

吃麵條越粗越過癮

右老出身農家，自幼喪母，依靠伯母撫養，很得伯母的疼愛，七歲那年的冬天，伯母還給他買過小羊。有一天，右老隨村中兒童一起到郊外牧羊，忽然有三隻狼從荒草中躍出，其中一隻距右老只幾尺遠，幸虧有一位農夫拿着鐮刀跑來，才救了右老的性命。

右老十四歲在家鄉讀書的時候，因家中貧窮，而且鹽貴，常常買不起鹽吃，右老即利用課餘的時間，幫忙人家做砲竹，每天賺三、四文錢，貼補家用，為自己添買紙筆文具，有時還買些糖果自己吃，安慰自己。

右老自奉甚儉，習性使然，長年以來，他的早餐一直是燒餅油條兩樣，晚年因為牙齒的緣故，早餐改為豆漿。平日，尤喜吃硬麵，民國三十六年，草書社同仁有次請他吃拉麵，主人一再叮囑廚司要做得更好一點，因為請的是于院長，廚司當然竭盡所能，及進麵，麵條如線，右老口讚好好，但問：「有沒較粗的！」少頃又進麵如燈草，右老又讚好好，但仍問：「有無較粗」？乃易如

韭菜業者，右老仍問：「能否再粗一些」？廚司乃以如箸者進，右老大喜，連吃兩大碗，廚司見狀喃喃自語說：「這是鄉下佬吃麵，講什麼手藝！」

關愛敬重窮苦的人

右老是位標準讀書人，看書寫字從未間斷，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墨寶所蓋的圖章，因使用時間過久，鋒稜與風神不爲人所察，見者多以為是坊間普通的刻章，實則，右老的圖章是鼎鼎大名的金石篆刻家吳昌碩的得意傑作，吳氏曾爲右老刻有「半哭半笑樓」，「怨央七志癩」，「關中于氏」等章，姓名二章，尤爲精心之作，章成吳氏臂酸多日。右老爲紀念吳氏友誼，以後即專用吳印，以示不忘。右老使用旱烟桿吸捲煙，有數十年的歷史，他這一習慣，並非全爲保護鬚鬚，其中有一段故事；就是右老所辦的民呼報停刊後，曾返陝省親，路過漢口，買了一銀質旱烟桿，到了洛陽，赴城外訪友，歸時已在深夜，月色朦朧中，有一野狼在身後追隨，北方人相傳，狼怕繩索，右老當即以烟桿對狼畫圈，狼性多疑，誤以圈爲繩，乃逃遁，這一段驚險的遭遇，常浮在右老的腦海中，自那次以後，旱烟桿便成爲隨身物了。

右老位居監察院長之尊，從未有一點官架子，沒有不見的客人，即使販夫走卒要見他，他都一樣接待，一樣與之交談。他自己以出身貧賤爲榮，也最知敬重窮苦的人，他往日每天清晨或午睡後寫字時，總問有沒有身份低或境況不好的人

求他寫字，要先爲他們寫。右老說：「這些人才是真正能珍重我的字的人，不像那些達官貴人般只是對我的字當作裝飾。」

創建研究敦煌藝術

民國三十年中秋，右老巡視西北，經敦煌至莫高窟，遇到在那兒臨摹千佛洞壁畫的張大千，當晚，張大千邀請右老到寓所過中秋節，在宴會上，談到敦煌文物歷年受外人所劫奪，大家都相當悲憤，右老回重慶以後，即向有關方面倡議創立「敦煌藝術研究所」，這一建議，立蒙採納。翌年，學人紛紛到敦煌去，從事壁畫臨摹，塑像仿製，建築繪畫，經卷與碑記的研究，目前在臺北，尚擁有相當豐富的敦煌藝術資料，應該歸功於右老當時的倡議與啓迪。

右老雖然沒有錢，但他買書從不吝嗇，凡有新出版的書他立刻就買，讀書範圍頗廣，無論經、詩、史書、兵書、小說無不涉獵，但他所看過的書保存下來無多，泰半被別人借去或拿走了。

右老葬在臺北七星山八拉卡，墓地由名堪輿王德薰所選擇，蓋以七星山爲臺北最高之山，亦爲大屯山脈主峯。海峽前呈，碧波萬頃，羣山拱峙，遍野蒼松。其內，中、外、堂局分明，山水適均，氣象雄偉。就地理言，穴雖高而風不透，山雖峻而勢不險。格以羅經，正向西北，爲巽山乾向。穴下龍虎相抄，石牙交錯，甘泉噴湧，沁人心脾，洵屬佳城。加以交通方便，不特爲革命元老理想的墓園，亦高人雅士登臨的勝境。

于右任原名伯循；字右任，別署劉學裕，筆

名有神州舊主，驪心，大風，太平老人等，一八七九年（清光緒五年）三月二十日生，一九六四年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十日逝世於臺北，筆者有輓詩五律兩首，謹附錄於此以作本文的結尾。

「國勢危日，喪亡到老成。」

報也看世局，動節見平生。

臺諫忠風在，炎州淚雨零；

士夫同一慟，天地正商聲！」

「文字三千牘，勢名五十年。」

草書王逸少，詩卷放翁賢。

人物今衰昶，蒼生益苦辛！

高山堪仰止，悽惻國殤篇。」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爲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十二期訂費新臺幣壹仟肆佰伍拾元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上本雜誌，省時、更省事。



①



②

①前排右起：胡漢民、于右任、陳其美、熊希齡、黃郛、唐紹儀、孫中山、程德全、譚人鳳、蔡元培、張謇、汪精衛等民國元年在上海愛儷園合影。

②于右任（左）與王伊文（中）、張登雲在早年辦報時期合影。



①前排左三起：于右任、鈕永建、吳忠信、張知本、張默君、何成濬。後排右二起：張目寒、鄧家彥、蘭德如、張群、張承樞、張九香、狄膺。

②前排右起：張維翰、劉侯武、于右任、陳肇英、朱宗良。後排右起：谷鳳翔、楊亮功、李嗣聰、田炯錦、程滄波、羅家倫、苗培成。

